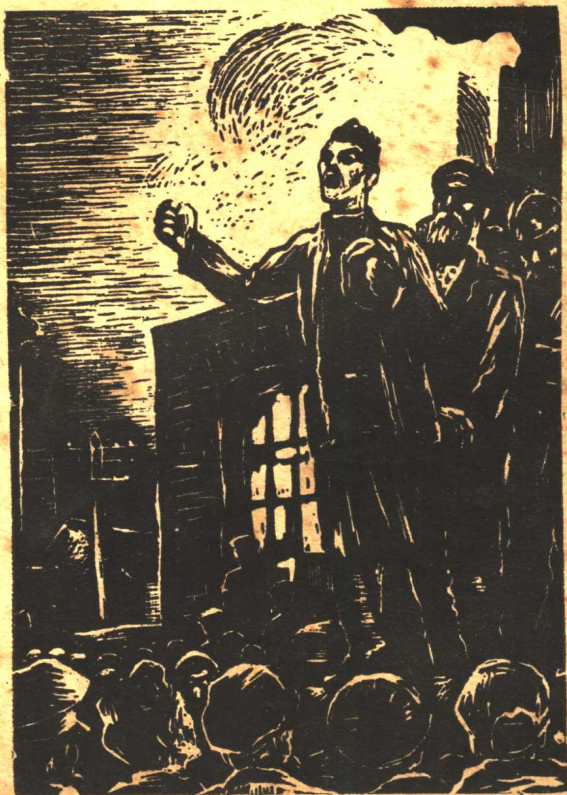


時代的動盪

張天翼著



全圖

時代的跳動

張天翼 著

上海長江書店出版

1936

時 代 的 跳 動

必翻
究印

1936.9. 出版

所版
有權

每冊實價四角

著 者 張 天 翼
代 表 人 楊 燕 飛
出 版 者 上 海 長 江 書 店

貝勒道路里三十一號

中 國 雜 誌 公 司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五 洲 書 報 社

光 明 書 局

蘇 州 中 國 雜 誌 公 司

本 外 埠 各 大 書 局 等

代 售 處

楔子

電燈廣告在抽煙。都市在打寒噤。

無線電跟有線電在到處竄。

全世界像地震似地把人類驚跳起來。

大氣裏流着黃昏的煙，像在象徵着宇宙將要給毀滅。人們用感覺嗅到了火藥味，人肉味，血味。

高大的建築物沉在灰霧裏，似乎經不起就要來到的暴風雨，搖搖欲倒的樣子。

電影院跟娛樂場所張開了大嘴等人進去，可是冷落得沙漠似的；一件別的事把人

們吸到別一處去了。

人們在奔跑，在叫號。

『號外!!!號外!!!』

牆上貼滿了壁報，日報，晚報。波濤似的人腦袋在這些新聞前面活動；喘息着，興奮着。一些近視眼想擠到別的腦袋前面。別人的腦袋又插到近視眼的肩上。他們抓着拳頭讀着，張大了眼睛讀着，紅着臉讀着。每個角落裏的人都給號外跟壁報吸引了去；連些花花公子也忘了上電影院喝咖啡了。

大大小小的標題一字一字地跳了起來。

瀋陽完全被日軍……

駐軍奉令

無抵抗退却……

我國民衆被殺無算……

某要人家金條一萬二千萬被……

慘無天日之大屠殺……

大家都談着這些事；各種的人發表了各種的意見。

『爲什麼不打，要無抵抗退了？』

『這回不比從前，這回簡直是……』

『大家齊一齊心，還會怕日本鬼子？我們人有四萬萬，他們只有……只有……他們人比我們少得多。十個打一個還怕打不過他？』

『操娘的，我們一個吐口唾沫也要淹死他們那些矮鬼。』

『中國這回非亡不可了！』

『世界上的事真是愈來愈不對了，這是劫數，你看從前有沒有這樣的事！究竟是現在人心太壞。』

『大家到日本去，把他們一個一個的開刀！』

他們是憤怒的。可是他們除了憤怒沒辦法。

『還有什麼說的，現在中國人太不爭氣。要是如今出一個岳爺爺，出一個趙子龍，再不然就出個武松吧，那還怕什麼鬼子！』

別人聽聽嘆口氣。有人記起在小學裏讀過歷史教科書，彷彿中國古時候有個叫成吉思汗的，領了大兵殺到外國，打下了大半個天下，嚇，操他娘多有勁兒！中國也出過風頭。

愛看小說的朋友把手一揮，大聲地說中國國難當前，那些隱在峨嵋山或者西嶽華山或者天目山的劍俠應當出來報國。

『劍仙劍俠都應當出來救國，使點本領給鬼子看看；憑你什麼綠氣砲，哼，紅氣砲也不行。幾千里他也能吐劍；一道白光，人頭落地！』

於是張大了眼瞧瞧面前的人；說不定這裏有個把劍仙。他埋怨那些個劍仙幹麼要默在山裏——不知道湯山跟清涼山上可有沒有。

『不說別的，就是長毛裏的那些人材出幾個也好。』

『這回恐怕會要正式宣戰哩。』

過了什麼一星期，沒宣戰。他們都談得有點疲倦起來。可是還興奮着。他們現在還能過點安穩日子，可是中國一亡就得完了。他們是真正愛國的；鬼子侵略來了，得去打。叫誰去打——可是叫他們自己去打？不。我現在介紹讀者諸君到夫子廟奇芳閣茶店裏聽陶七先生的非正式演講：

『國是大家的；大家應當愛。現在中國給洋鬼子鬧到這般地步，我們中國非同他打一打不可。但是我們是不能夠打的，我們這種人當然不會打仗，其實也用不着大家

去打仗。……可恨他們竟無抵抗。這是劫數。現在好了，我們的劫數盡了；昨天李紫東扶乩，請來了呂祖。我們大家問國事如何。呂祖寫：「華夏劫數已盡，玉帝已命岳鄂王轉生人世，掃蕩倭寇。」又問轉生在什麼人家。說「天機不可盡洩」。李紫東說前夜他做了個夢，夢見東南角上紅光冲天……」

『不知道倒底生在哪一家，嚶？』

『總是積善人家。』

大家都安了心，晚上夢見一個文武全材的老生跟些插野鷄毛的花臉打仗，把花臉們的腦袋像切乾絲似的切着。第二天彼此談了各人的夢境，就笑嘻嘻地瞧着學生們貼標語，演講，喊口號。

『這些學生熱是不可謂不熱心，但是有什麼用。閑翁你說是不是。』

『真的中國靠學生還靠得好？』

『中國要靠老成些的人，譬如像……』

彼此就會心地點點腦袋。只有老成的人知道天機。中國要靠老成的；這些小夥子哪行！

可是小夥子們不那麼想。我又得請讀者諸君去聽一聽演講；那是一個中學校的會場裏。

『我們學生是國民的先鋒。我們學生應當去喚醒民衆；現在中國的民氣比以前壯，是學生運動的收成。……我們要出發演講，要民衆起來救國。我們要編個義勇軍。我們要向政府請願，請政府對日宣戰。……誰反對的就是亡國奴！……』

誰也不願做亡國奴；通過了。

他們要加緊軍事訓練，要領槍。校裏教軍事訓練的教員不行，貼標語打倒他——他是亡國奴。

教務長不贊成罷課救國，打倒他——他是亡國奴。教務長在五卅運動那年也罵過別人是亡國奴，現在不知怎麼一來給別人罵做亡國奴了；他張大了眼，想老半天想不

通。

亡國奴三個字老掛在他們嘴裏，拿來代替『他媽的』，『忘八蛋』，上海的『豬欄』，北方的『混蛋』等等。他們還規定哪些是亡國奴。計開：

臂上不吊一塊黑紗布的是亡國奴。

胸部不挺出的是亡國奴。

吃飯搶菜吃的是亡國奴。

不出發演講，不加入義勇軍的是亡國奴。

看電影聽戲的是亡國奴。

教員戀愛學生的是亡國奴。

不加入請願的是亡國奴。

『我們學生要把救國的担子負起來，請求政府出兵。我們不要忘了我們是什麼人！發了財的人只想發財，把國家丟在腦後。昏庸老朽的傢伙當然沒有用。下流社會

的人無知無識，負不起這重擔子。只能靠我們！我們應當去請政府出兵。我們應當去喚起民衆；我們領導他們。」

他們到國民政府請了願。接着第二次又去請了願。接着第三次。他們到各處演講，對下流社會的人宣傳救國。

『華家駒，他們居然也知道國事，』講完上了路，有個揩着汗的說。

『不過沒有知識總不行。而且他們把錢看得比國家要緊；太窮的人總只是想錢。太有錢的人也只想着錢。……』

那個歎了口氣：

『太有錢的，太沒錢的，都不行。』

讀者諸君，請再勞勞駕，在這裡多站一會兒，聽聽這些剛聽過演講的『沒有知識』的人的話罷。

『我只想抓到一支槍，硬幹！』

『我們不幹真活不了；瀋陽死了的不還是老百姓？有錢的早去了，把銀子在外國銀行一存，仍舊過好日子。』

『我不懂：日本打了中國的天下，日本人個個就都發洋財了麼？假如我們是日本人的話，他媽的譬如打下了東三省，我們是不是馬上就發了財？』

『根生說日本的老百姓反對他們自己政府打中國哩。』

『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見着壞蛋就得打。好人都是朋友。』

『抓到一支槍幹他媽一幹！空口說白話怎麼也不行。你想這些個學生會不會穿了西裝去衝鋒……』

學生們沒衝鋒，義勇軍是差不多全體都加入的。過了什麼三五天，肩膀有點發疼。上操的慢慢少了下去。請願也有點疲倦。演講覺得沒勁兒。有幾個就溜出了隊伍，到什麼大戲院去看風騷明星死杆生扮演一個寡婦的什麼片子去了。他們怕給同學們知道了第二天得被叫做亡國奴；可是馬上就放了心；他們瞧見前一排有七個同學，

後一排有九個同學，旁邊一排有三個同學，前三排裏站出個足球大王向他們打招呼，後面第四排裏伸過手來遞幾支煙給他們——『噢，九頭鳥也來了！』

『死枉生嗓子不壞，對不對？』

『可惜太老。論臉子不如尅癩拉飽。』

『不過我覺得「那麼癩」還要算爛……爛……爛什麼的。』

正在這時候，來了一個消息：上海的日本工廠裏的工人全體罷工。

那些『沒有知識』的人們得了這消息，都跳了起來，叫了起來。他們像孩子說話似地老反復同樣的話。他們幾乎要彼此擁抱着狂笑。每張黃黑的臉子上充着血色。

『好啊，操娘的！這是第一步。還有哩！一步步的來……跟他娘的日本壞蛋幹一下，拚一下！』

『他們一定很苦；沒工錢拿了。』

『對，我們以後每天少吃一碗飯，省下點錢，湊起來寄去。……松源你一頓吃四

碗，少一碗行不行？」

『忘八蛋不行！老子怎麼也會苦下去；要苦大家苦。』

『對，就從今天起。』

下午，太陽有點勁兒。街道上閑口的人。

『老木，你聽見麼？』

『什麼？』

『哪，』指指一家猪肉店。

猪肉店裏的胖屠戶正拿把大刀子拉在一條五花肉上，嘴裏跟他的買主扯開天。

『哼，這回東三省的事鬧得不小。』

那買主歎口氣，眼睛瞧着豬肉：

『現在世界上的事一年不如一年。從前是……』

『不得了的不一定是中國。』

『是麼？這世界真糟透了。喂，切得客氣一點，老買主。』

『不會錯了你先生的。這回怕還會引起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那買主嚇了一跳。

不但這位買主嚇了一跳，連那位老木先生也吃驚。

『任之，』老木說，『我們貴國人可進步多了。』

他們笑一笑往前走。

他們倆都是小夥子。那位老木有雙很闊的肩，突出的胸部。不知是因爲壯，還是因爲什麼，老木走起路來老是左右搖擺，從前他在中學的時候給叫做自鳴鐘。

『任之你說陶爺不在家？』

『或許……不過……我想我們總不會碰得那麼巧；總有個把人留在家裏吧。』